

cmchao / January 17, 2011 08:22AM

[以脆弱矯治觀察者的傲慢：《傷心人類學》](#)

以脆弱矯治觀察者的傲慢：《傷心人類學》

2011-1-06 22:29 作者：陳韋臻 32

書名：傷心人類學：易受傷的觀察者 (The Vulnerable Observer: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)

作者：露思·貝哈 (Ruth Behar)

譯者：黃珮玲、黃恩霖

出版：群學 2010 / 10

當露思·貝哈說：「不讓你傷心的人類學就不值得從事。」我想向下接著說的是：一旦本書在你身上產生某種貼近於哀傷的反思能量時，你就會知道，承認一門學科的脆弱，有多麼可貴。

無疑地，貝哈的《傷心人類學》在當代尤其是重要的，她從沿襲自西方殖民主義權力關係的田野調查中，蛻身而出，尋找一種人類學家置身於「異位」(displacement)，卻放下身段軟化了觀察與被觀察角色間的權利位置、倫理關係，以及代言者(書寫者)的尖銳筆觸。卸下了研究者的書袋，貝哈同時在對當代所有跨領域學科研究者訴說的，是作為一名研究者(倘若尚未堪稱「知識份子」)應當具備的自我感知能力，甚至，「移情」能力在面對研究對象時的重要。

當代跨領域學科以自我的實踐，駁斥了原先各學科的本位主義，但同時，最常面對的挑戰也出現在離開了本位後，在不同對象(包含自身)周旋上的道德困境。值得慶幸的是，我們這一代已經無需再花力氣去打斷李維史陀的線性結構，因為上一個歷史已經替我們將這條線切成一段一段，但我們緊接著得面對的是，該拿我們手中揉捏的這些碎片怎麼辦？在此，貝哈提供了一個微光的出口。如同〈死亡與記憶：從聖瑪麗山城到邁阿密海灘〉中，貝哈周旋在山城中老人們面對即將來臨「徹底的死絕」，並反覆迴旋到自己即將/已然過逝的外公身上，以此為「易受傷」的開口，拉入在聖瑪麗山城所做的田野調查，並站在壁龕上頻頻回首於生命和文化對於一名人類學家(和孫女)的記憶價值。倘若沒有這個「易受傷」的開口，貝哈將不會在文中提到「我是否應該對於指控我書寫一種挽救的寓言(埋首於帝國主義式的鄉愁，又無法克服失落感)俯首認罪呢？」而埋藏在這段文字後註腳所引用雷納托(Renato Rosaldo)的話「他們(殖民主義代理人)『哀悼他們所改造的過往』」，小小的字體，其實訴說了貝哈作為一名研究者對權力關係的自省，以及向下而來「反身性中心」該如何生成同時具備情感與智識的位置。

台灣的研究者或許得以輕易地撇開，認為西方殖民主義的權力關係，在我們身上不敷使用。然而，在整個閱讀過程中，讓讀者焦慮更甚產生憤怒的情緒，另一方面反映出的，是我們對於一則學科的「期許」。在西方世界，本位包含了殖民式觀點，特別是貝哈所屬的人類學門中；但在台灣，殖民式觀點的危險，則是被「研究者專業」身分所取代。身為一名研究者，究竟是否該如同貝哈一樣，試圖從受訪對象身上尋找一種救贖？當我們閱讀到貝哈對於文化的懷想，似乎勝過對受訪者生命尊嚴的珍惜時，研究者的道德原罪似乎也同時竄上，「傷心」到底是否足以稱上「專業」？就如同劉紹華在導讀中會形容：「這不是一本民族誌研究專書，而是一本充滿學術反思的類自傳體。」其實就完全點出了我們究竟如何區分「研究專書」與「自傳體例」的界線。然而可笑的是，這種區隔，正是貝哈迄今窮盡學術生涯所試圖破解的，但在中文版中，我們卻拿來作為導讀的引入？或許，貝哈在台灣投下了另一顆小爆彈，其實是提點了我們對於一門專業學科樣貌的期望，實際上是出於將知識作為一份資本的捍衛。

而另一個值得緩拍觀察的切入點，則是諸多將貝哈與女性主義者相提並論的角度，一如劉紹華的解讀，或者貝哈本身在〈讓你傷心的人類學〉一章中，將雷納托寫作〈悲傷與獵首者的忿怒〉描述為「他敢於賦予情感特權，他敢於成為『女性』」。在此，始終並未出現的是上一個世紀關於「陰性書寫」的論點，然而對此書的討論氛圍實際上那麼相近，像是劉紹華的推薦文中「沒事找事的病態女性主義者」，著實道出了面對情緒、脆弱的人類特質時，「陰性」作為負面標誌的結構陰謀。對此現象，另一個面向的切入則是絕對需要的，將露思·貝哈視為脆弱易感、拒絕遺忘的女性主義人類學者，轉入另一個被理解的角度。其家族移民的歷史、移民的身分、猶太的血緣，在在標誌了貝哈面對角色關係、相對位置以及地域差異的敏感能量來源，透過游移的地方、身分認同所導出的視角，從〈前進古巴：離散、回歸與絕望的民族誌書寫〉一文中，表露無疑，而絕非使用「敏感的」、「女性的」詞彙得以涵蓋，更明確地展現在一

種流亡的身分位置上，一如薩伊德在論及放逐者與邊緣人時，提到因著這種特殊身分而帶來驚奇的目光與對事物前因的全然體悟。源於此，貝哈才有力量允許自己在她的作品中存活，將寫作成為居住之地。就像貝哈所說道的：「新的故事亟需我們以過去不曾使用的語言來述說；這些故事述說我們曾經隱藏的真理、我們不敢承認的真理，以及使我們羞愧的真理。」

---